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
第九十七回 誤聽假言痛深老母 不知用意醉倒鬻卿

愛殺媽紅映水開，小停白鶴一徘徊。花神怪我衣襟綠，才借莓苔穩睡來。

話表楚雲聞雲璧人這一番言語，登時玉容慘淡，二目不由含著一包淚，幾乎滴下來，暗自悲道：「我那母親呀！這是我這不孝的女兒害的母親如此呀！哥哥被屈還是小事，若將你老人家想死，我這不孝之罪，罪孽深重已極。娘呀！也不知女兒之苦衷，現在已封王位，如果說出喬妝之事，這錯亂陰陽欺君的大罪，雖粉身碎骨，不足以蔽其辜。那時母親眼見得如此，豈不更要傷慘？況且自幼男裝，不能再調脂傅粉。且又自幼許配李兄，已與他同盟，難道同盟弟兄忽又作為夫婦，豈不令人議論？所以你女兒有此苦衷，只可硬著心腸，不能說出。娘親呀！你這女孩兒今生不孝，只好來生再補報娘親的深恩。」心中暗想，不由的忍不住滴下幾點珠淚。雲璧人一旁瞥見，心中歡喜，暗想：「果是鬻妹無疑了，否則何以聽我這番話，便自如此傷感？」正自揣度，忽聞外面有人齊聲曰：「雲兄為何來得怎早？你與鬻卿談些什麼？難道也效李大哥私語嬌房麼？」雲璧人與楚雲扭項一看，卻是徐文亮、張珏。楚雲便勉強笑罵曰：「你二人已到這步地位，還是不成材，竟是胡言亂語。」雲璧人起身告辭，楚雲留飲，璧人曰：「改日再行奉陪，我去延醫，為家母診治。」楚雲聞言，又是一陣心酸，隨口曰：「煩兄代弟問候伯母，改日再趨府請安。」璧人告辭，楚雲相送。

復回書房，見張、徐二人在書房高談闊論。自己煩悶，懶於答言。落座片刻，卻嫌他二人絮語煩聒，便托言身體不爽，就榻上掩面而臥。張珏便就榻沿坐下，笑嘻嘻口呼：「鬻卿，此刻愁煩，莫非討厭我等吵嚷於你，耽誤吾兄不能去陪嫂嫂麼？」楚雲只是掩面不睬，只作不聞。張珏復笑曰：「呀！鬻卿你厭惡小弟，故作不聞，這也罷了，為何你故作裝嬌，強為媚態，作出這美人橫臥的樣子來？可曉得我是張郎，不是李大哥那般性情，與你相愛相親。」話未說完，楚雲拗起身軀一推，將張珏跌在地，復啐曰：「不管人家身體不爽快，一味嬉皮，令人可恨，你給我請罷！」張珏跌倒，還是笑嘻嘻口中亂言，爬起來又欲去纏楚雲，徐文亮攔阻。張珏曰：「鬻卿身體不爽快，心不耐煩，咱二人且去，令鬻卿靜養。」二人一同走了。楚雲見張、徐二人已走，便睡在書榻上，悶悶沉沉，思想不已。暫且不表。

再言雲璧人回至府中，便將偽言母思女兒得病，楚雲聞言如何感傷形於色，如何忍淚不言的情形細稟一遍。雲太夫人聞言歡喜曰：「據此看來，定是鬻娘無疑了。他為何不同你說真情呢？是了，為娘知曉他的心事了。想因貪戀高官，不肯認母。不認母則可，未免耽誤錢氏千金了。」言罷，復又恨恨不已。璧人曰：「母親不必怨恨，孩兒既已識破他的行藏，須想良法，使他欲賴不能，不能不認母。」雲太夫人聞言，忽然心中生出一計，即喚：「璧人，附耳過來，為娘想了一個計策。」璧人附耳，雲太夫人低聲曰：「如此如此，你想可行否？」璧人曰：「此計極好，但須稍停一二日方可行事。」雲太夫人問：「為何遲至二三日？」璧人口呼：「母親有所不知，若明日就去請他，他必疑母病如何愈得怎快！若遲延一二日去請他，他便不疑。」當下母子議定，璧人退出上房。

隔了兩日，雲璧人便寫了一封小簡，疊了個方盛，令小使送去。楚雲接著這封信，拆開一看，上寫：「前日往拜，以家母適抱彩薪之憂，未盡暢所欲言。日來家母病已就痊，僕心稍慰，特具薄酌，恭候光臨一醉，借抒抑鬱，何如？」覽畢，便向來人曰：「你回去上覆你家侯爺，就言我明日准到。」小使退出，回覆畢，璧人大悅。稟知老母，雲太夫人心中大喜。

次晨，豫備酒筵等候，天已晌午，楚雲乘輿而來。璧人迎入書房落座，先談些閒話，楚雲便問：「伯母想已大痊了？」璧人回答：「家母雖未大癒，光景不妨事的了。」楚雲問：「尚進些飲食否？」璧人曰：「稍用些薄粥，尚在床榻未起。」楚雲曰：「如此再調理靜養數日，便可霍然大瘳。」璧人稱是。